

列宁教育文选

(送 审 本)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系选编

列宁教育文选

(送 审 本)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系选编

编辑说明

为适应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师生学习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需要,我们编辑了这部《列宁教育文选》。

这部文选包括列宁有关教育方面的重要论述。

文选收入的著作,大部分是全文,小部分是摘录。

编入文选的著作,均按写作或发表的时间顺序编排。

编入文选的著作,选自《列宁全集》和《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版,1975年9月第1次印刷)。

各篇或各段译文所附之注释,包括页下的编者注及卷后的注释,均照原书转录。卷后注释的编号则按本书的次序。

本书编辑工作上的缺点、错误之处,恳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系

《列宁教育文选》编辑小组

1975年10月

目 录

1895 年

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1

1897 年

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谢·尼·尤沙柯夫《教育问题》。

——政论的尝试。中学改革。高等教育的制度和任务。中学教科
书。全民教育问题。妇女和教育。1897 年圣彼得堡版, 序言

8 页, 正文 283 页, 定价 1 卢布 50 戈比。).....5

1903 年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1903 年 7 月 17 日

[30 日]—8 月 10 日 [23 日]) (摘录).....34

1909 年

给喀普里党校学员尤利、万尼亚、萨维里、伊万、

弗拉基米尔、斯塔尼斯拉夫和弗马诸同志的信.....35

1913 年

论国民教育部的政策问题(对国民教育问题的补充).....42

1917 年

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

在革命中的任务）（摘录）·····	53
怎样组织竞赛？·····	56

1918 年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摘录）·····	66
在全俄国际主义教师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1918 年 6 月 5 日）简要记录·····	75
关于苏俄高等学校的招生问题（人民委员会决议草案）·····	77
在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1918 年 8 月 28 日）·····	78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摘录）·····	82

1919 年

在全俄国际主义教师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1919 年 1 月 18 日）·····	86
在各省国民教育厅社会教育处处长第二次会议上的 演说（1919 年 1 月 24 日）·····	90
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摘录）·····	92
俄共（布）党纲草案（摘录）·····	100
关于党纲的报告（1919 年 3 月 19 日在俄共（布）第八次 代表大会上）（摘录）·····	104
致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贺词 （1919 年 5 月 6 日）·····	108

伟大的创举(论后方工人的英雄主义。论“共产主义星期六 义务劳动”)·····	112
给阿·马·高尔基·····	134

1920 年

在全俄各省国民教育厅社会教育处处长第三次会议 上的讲话(1920年2月25日)(摘录)·····	138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摘录)·····	142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 (摘录)·····	143
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10月2日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145
论无产阶级文化·····	162—163
决议草案·····	162
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 上的讲话(1920年11月3日)·····	164
论综合技术教育 对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提纲的 评述·····	174

1921 年

中央委员会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党员工作者的指示·····	178
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摘录)·····	180
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局的任务(1921年10月17日在全俄 政治教育局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摘录)·····	185
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1921年12月23—28日)(摘录)·····	194

1922 年

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	195
伊·伊·斯切潘诺夫著《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 共和国电气化与世界经济的过渡阶段》一书序言·····	205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1922年3月27日在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摘录)·····	207

1923 年

日记摘录·····	210
论合作制(摘录)·····	215
注释·····	217

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¹

内务大臣杜尔诺沃给宗教事务院最高检察官波别多诺斯采夫写了一封信。该信写于 1895 年 3 月 18 日，编号 2603，信上注有“绝密”字样。就是说，大臣希望，该信要严加保密。可是有人不同意大臣先生认为俄国公民不应该知道政府意图的看法，因此这封信的手抄本现在就到处流传开来。

杜尔诺沃先生给波别多诺斯采夫先生究竟写了些什么呢？

他写的是关于星期日学校的事情。信上说：“最近几年所获得的情报证明，政治上不可靠的分子和一部分有某种倾向的青年学生，仿效 60 年代的先例，力图打入星期日学校担任教员、演讲人、图书馆员等职务。这种一贯的意图，甚至不是用谋求生计所能辩解的，因为在这种学校任职没有报酬。这就证明，上述现象是反对政府的分子利用公开的（合法的）机会反对俄国现存国家秩序及社会制度的一种斗争手段。”

大臣先生原来是这样判断的！在受过教育的人们中间，的确有人愿意把自己的知识教给工人，希望学问不仅对他们自己有益，而且也对人民有益，——于是大臣就立刻断定，这里一定有“反对政府的分子”在作怪，也就是说，这一定是些阴谋分子在煽动人们打入星期日学校。假如没有人煽动，难道某些受过教育的人就不会产生教育别人的愿望了吗？其实大臣感到惶惑不安的，是星期日学校的教员不拿薪俸这一点。因为他已经看惯为他服务的暗探

和官吏只是为了钱才服务的。谁给的钱多，就给谁服务。而这里竟然有人工作、服务、教课，所有这一切……都不取分文。行迹可疑！大臣想道，于是就秘密派遣暗探前去刺探实情。信上接着说道：“根据下列情报”（从那些靠津贴吃饭的暗探手中得到的）“可以断定，不仅具有有害倾向的分子混入了教员中间，而且学校本身往往就处在整个不可靠分子集团秘密控制之下。根本不是正式教职人员的该集团成员，常应其所选派的男女教员的邀请，夜晚去学校演讲、教课……这种准许外人演讲的制度，为真正革命分子渗入演讲人的行列提供广阔的场所”。

总之，假如未经神甫和特务批准与审查的“外人”要给工人教课，这简直就是要闹革命！大臣把工人看成火药，把知识和教育看成火星；大臣确信，火星一旦落到火药上，首先被炸的就是政府。

我们不能不高兴地指出，在这种少见的情况下，我们毫无疑问完全同意大臣阁下的高见。

接着大臣在信中提出了一些“证据”，证明自己的“情报”是正确的。这些证据真是妙极了！

第一、是“某一星期日学校教员的一封信，该教员的姓名到现在还没有查明”。这封信是在搜查时查获的。信上谈到了历史讲授大纲、等级奴役和等级解放的思想，提到了拉辛起义和普加乔夫起义。

想必是后面这两个名字把如此善良的大臣吓坏了：他也许立刻联想到干草叉。

第二个证据：

“内务部通过秘密办法获得了莫斯科某一星期日学校公开演讲大纲，其内容如下：‘社会的起源。原始社会。社会组织的发展。国家和为什么需要国家。秩序。自由。正义。国体形式。君主专

制政体和君主立宪政体。劳动——普遍福利的基础。效用和财富。生产、交换和资本。财富是怎样分配的。个人利益的追求。私有财产及其必然性。农民连同土地一起解放。地租、利润、工资。工资及其形式是什么决定的。节约。’

根据这个绝对不适用于国民学校的大纲讲课，演讲人完全可能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的理论逐渐介绍给听众；教区主管当局委派出席的人员，也未必能够觉察出讲课中的社会民主主义宣传成分。”

想必是大臣先生非常害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他在这个连这种理论的影子都没有的大纲中间发现了这种理论的“成分”。大臣在这个大纲中间发现什么是“不适宜”的呢？可能是关于国体形式和立宪的问题。

大臣先生，请你翻一下任何一本地理教科书，你都会在里面发现这些问题！难道教给儿童的东西，成年的工人就不该知道吗？

但是，大臣先生对教区主管机关的人并不抱什么希望：“他们也未必知道讲些什么东西。”

最后该信列举了普罗霍罗夫纺织公司莫斯科纺织厂附设的教区星期日学校、叶里茨城的星期日学校和梯弗里斯城准备成立的星期日学校的“不可靠的”教员的名字。杜尔诺沃先生建议波别多诺斯采夫先生“对准许去校教课的人员进行详细的审查”。现在，当你看到这批教员的名单时，你就会大吃一惊：所有的人都是以前的大学生，有男的，也有女的。也许大臣先生希望这些教员都是以前的士官吧。

大臣先生惊慌万分地说，叶里茨城的学校竟“设于索斯纳河南岸，该地居民多为平民”（啊，真可怕！）“及工匠，并且铁路工厂也设在该处”。

学校应该远远地离开“平民和工匠”。

工人们！你们看，我们的大臣们多么害怕知识和工人的结合！你们应当向所有的人表明：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工人的觉醒！没有知识，工人就无法自卫；有了知识，他们就有了力量！

1895 年底为《工人事业报》而作
1924 年第一次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 2 卷
第 65—68 页

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

(谢·尼·尤沙柯夫《教育问题》。——政论的尝试。
中学改革。高等教育的制度和任务。中学教科书。
全民教育问题。妇女和教育。1897年圣彼得堡版，
序言 8 页，正文 283 页，定价 1 卢布 50 戈比。)²

—

尤沙柯夫先生用这样一个标题出了一本文集，编入这本文集的是他于 1895—1897 年发表在《俄国财富》杂志上的文章。作者认为，他的这些文章“包括了这些问题”即“教育问题”中“最主要的问题”，这些文章“汇集起来就是对于我国智育方面十分成熟、刻不容缓、但是还很少得到满足的需求的简述之类的东西”(序言第 V 页)。第 5 页再次强调，作者准备阐述的“主要是一些原则问题”。可是所有这些词句只能说明，尤沙柯夫先生喜欢漫无边际地思考问题，甚至不是思考问题，而是舞文弄墨。文集的标题就太大：事实上，从作为文集副题的文章目录就可以看出，作者阐述的根本不是“教育问题”，仅仅是学校问题，并且仅仅是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的问题。这本文集所有的文章中间最为中肯的一篇是论述我国中学教科书的。作者在这里详细分析了目前普遍采用的俄语、地理和历史的教科书，并证明这些教科书根本不适用。如果作者不是那么罗嗦而使人感到厌倦的话，这篇文章读起来会更有趣

一些。我们只想请读者注意这本文集中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关于中学改革的，另一篇是关于全民教育的，因为这两篇文章涉及到真正的原则问题，而且为了阐明《俄国财富》杂志所酷爱的思想，这些文章也是特别典型的材料。格里涅维奇之流和米海洛夫斯基之流的先生们为了从敌对的学说中间找到一些异常荒唐的结论的例子，往往不得不到俄国打油诗的粪堆里去挖掘。我们为了同样的目的，并不需要采取这样不愉快的挖掘办法，因为我们只要领教一下《俄国财富》杂志和这个杂志的一位毫无疑义的“台柱”就够了。

二

尤沙柯夫先生给《中学改革的基础》一文的第2节加了这样一个标题：《中学的任务。阶级利益和阶级学校》（见目录）。你看，标题就很引人注目，它答应给我们解释一个不仅在教育方面而且在整个社会生活当中都是极端重要的问题，也就是引起民粹派和“学生”之间的一个极大意见分歧的问题⁸。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俄国财富》杂志的撰稿人对于“阶级利益和阶级学校”究竟有什么看法。

作者完全正确地指出，“学校应该为生活培养人材”这个公式是毫无意义的，问题在于生活需要什么和“谁需要”（第6页）。“谁需要中等教育，这就是说，教育中等学校的学生是为了谁的利益，为了谁的福利？”（第7页）问题提得很好，我们可能衷心欢迎作者，如果……如果这些前奏曲在以后的叙述中没有变成这样一些空话：“这可能是国家、民族、某一社会阶级和受教育者本人的利益和福利。”概念已经开始模糊起来，因为从这里不能不做出这样的结论：分裂成阶级的社会和非阶级的国家、非阶级的民族以及超阶级的个人是一致的！我们马上可以看出，这决不是尤沙柯夫先生的

一时失言，而正是他一贯坚持的荒谬见解。“如果制定学校大纲时考虑的是阶级的利益，那就根本谈不上制定一个国立中学的共同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必然是等级的学校，并且它不仅是教育的机关，而且是教养的机关，因为它不仅应该进行符合等级的特殊利益和特殊任务的教育，而且应该灌输等级的习惯和等级的行会精神。”（第7页）从这段话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尤沙柯夫先生不了解等级和阶级的差别，因而把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分青红皂白地混淆起来。从他这篇文章的其他一些地方（例如见第8页）也可以看出他是不了解的，而令人奇怪的是，尤沙柯夫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几乎是认真地谈到了这两个概念的本质差别。尤沙柯夫先生在第11页上说：“应当记住，往往（但决不是必须）政治团体、经济团体和宗教团体有时是特殊的居民集团的法律上的特权，有时是它们的实际权利。在前一种情况下这是等级；在后一种情况下则是阶级。”这里正确地指出了阶级和等级的一个差别，就是说，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的差别不在于法律上的特权，而在于实际的条件，因此现代社会的阶级是以法律上的平等为前提的。等级和阶级的另一个差别，尤沙柯夫先生似乎也没有忽视，他说：“……我们……当时（即农奴制度废除以后）抛弃了……国家生活中的农奴制度和等级制度，同时也抛弃了具有等级限制的等级学校制度。目前资本主义过程的加深，与其说把俄罗斯民族分成了等级，不如说把它分成了经济阶级……”（第8页）这里也正确地指出了把欧洲和俄国历史上的等级和阶级区别开来的另一个特征，即等级属于农奴社会，阶级则属于资本主义社会^①。如果尤沙柯夫先生能

① 等级是以社会划分为阶级为前提的，等级是阶级差别的一种形式。当我们只谈到阶级的时候，总是指资本主义社会非等级的阶级。

够稍微考虑一下这些差别，而不这样轻易地受自己的生花妙笔和自己的 Kleinbürger^① 的心灵支配，那末他既不会写出上面引证的那段话，也不会写出其他的废话，说什么学校的阶级大纲应该分成富人的大纲和穷人的大纲两种，阶级大纲在西欧没有成就，阶级学校要以阶级限制为前提，等等。所有这些都异常清楚地说明，尽管题目很大，尽管词句漂亮，但是尤沙柯夫先生却根本不了解阶级学校的实质是什么。最可敬的民粹主义者先生，这个实质就是：教育的组织和受教育的机会，对一切有产者来说，都是同样的。阶级学校不同于等级学校的实质就在有产者这三个字上面。因此上面引证的尤沙柯夫先生的一段话，说在考虑到学校的阶级利益的情况下，似乎“根本谈不上制定一个国立中学的共同形式”，就完全是胡说。恰恰相反：阶级学校如果办得彻底，就是说，如果它没有任何等级制度的残余，它必然要以学校的一个共同形式为前提。阶级社会的实质（因而也是阶级教育的实质）就是：法律上完全平等，所有的公民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有产者享有完全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等级学校要求学生必须属于一定的等级。阶级学校没有等级，只有公民。它对所有的学生只有一个要求：要求他们缴纳学费。阶级学校根本用不着把大纲分成富人的大纲和穷人的大纲两种，因为缴不起学费、教材费和整个学习时期膳宿费的人，阶级学校根本不让他受中等教育。阶级学校决不以阶级限制为前提，因为阶级和等级相反，阶级总是使个人保持从一个阶级转入另一个阶级的完全自由。阶级学校对任何有钱读书的人都不加以限制。说“这些进行半教育的、在道德上和智力发展上对各个居

① 小资产阶级。——编者注

民阶层实行阶级分离的危险大纲”，在西欧“没有成就”（第9页），这完全是歪曲事实，因为谁都知道，不论在西欧或在俄国，中等学校实质上都是阶级学校，它只为很少一部分人的利益服务。由于尤沙柯夫先生暴露出来的概念异常混乱，我们认为对他再做下面的补充解释也未必是多余的：在现代社会中，即使是不收任何学费的中等学校，也仍然是阶级学校，因为学生在七、八年内的膳宿费要比学费多得多，而能够缴纳这笔费用的只有极少数人。如果尤沙柯夫先生想成为现代中学改革派的实际顾问，如果他想在当前现实基础上提出问题（他也正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他就应该只谈阶级学校代替等级学校，只谈这一点，或者索性不谈“阶级利益和阶级学校”这个棘手的问题。还应该说一句：这些原则问题和尤沙柯夫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所推荐的用现代语言代替古代语言一事的联系是不大的。如果他只是这样推荐一下，我们也不会反驳他，甚至准备宽恕他的信口雌黄。但是既然他自己提出了“阶级利益和阶级学校”的问题，那就让他对自己所有的荒唐词句负责吧。

但是尤沙柯夫先生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远不止上面引证的这些。忠于“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的基本思想的尤沙柯夫先生，在涉及阶级问题之后，接着就站到“广阔的观点”（第12页，参看第15页）上来，这种观点广阔到了这样的程度，按照这种观点，他可以高傲地忽视阶级差别，可以不谈个别阶级（呸，这多狭窄！），而谈整个民族。这种观点的出色的“广阔”是用所有大大小小的道德家、特别是 Kleinbürger 道德家惯用的方法取得的。尤沙柯夫先生严厉地谴责社会分裂为阶级的现象（和这种现象在教育上的反映），并以冠冕堂皇的词句和无比巨大的热情谈论这种现象的“危险性”（第9页）；说“任何形式的阶级教育制度，基本上都是与国家、民族

和受教育的个人的利益矛盾的”^①（第8页）；说学校的阶级大纲“不论从国家的观点或从民族的观点看来，都是不适当的，危险的”（第9页）；说历史的例子只是证明，“阶级制度和阶级利益的发展纯粹是反民族的，这种发展我们前面已经谈过，并且认为它对民族福利和国家本身都是危险的”（第11页）；说“各地的阶级管理机构都被这样或那样废除了”（第11页）；说这种分裂为阶级的“危险”现象引起了“各个居民集团之间的对抗”，逐渐消除了“民族团结和全国爱国主义的精神”（第12页）；说“广义地、正确地、富有远见地来理解的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每个公民的利益，决不应该对立起来（至少在现代国家中应该是这样）”（第15页），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用 Kleinbürger 的毫无意义的“愿望”，用这些悄悄顶替了对事实的说明的愿望来抹杀当前现实本质的弥天大谎和空洞废话。要给产生这种词句的世界观找到一个类似的观点，那就需要领教一下成了当地资产阶级理论上的怯懦心理和政治上的惶惑心情的必然表现的西欧“伦理”学派的代表人物。

我们只想把这些冠冕堂皇的漂亮词句和慈善心肠、把这种卓越的洞察力和远见跟下面一个小小的事实作一对比。尤沙柯夫先生谈到了等级学校和阶级学校的问题。头一个问题可以找到确切的统计材料，至少可以找到男子中学、不完全中学和实科中学的确切的统计材料。下面就是我们摘自财政部的出版物《俄国的生产力》（1896年圣彼得堡版第19编《国民教育》第31页）的材料：

① 最可尊敬的 Kleinbürger 先生，二者必居其一：你说的或者是已分裂成阶级的社会，或者是没有分裂成阶级的社会。在前一种情况下，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教育。在后一种情况下，不可能有阶级的国家、阶级的民族和属于某一阶级的个人。在这两种情况下，这句话都没有意义，它只是反映了胆怯地闭上眼睛，不敢正视当前现实最显著的特征的 Kleinbürger 的天真愿望。